

# 世界宗教 资料 92'4

SHIJIE ZONGJIAO ZILIAO



ISSN 1000-4505

# 现代化和宗教的辩证法

〔德〕苏为德 (H. Seiwert)

在这篇论文中我试将本次会议“宗教与现代化”和“外来宗教与中国文化”这两个主题相结合，为此而对中国的宗教与现代化加以反思。

第一部分主要探讨现代化的概念及现代化过程的历史条件，我的论证包括三个方面：其一，现代化是一种影响到世界所有社会并使之相互关联的历史发展，此乃现代化的全方位；其二，现代化是一种极为复杂的现象，不能将其归纳为某种单一的、线条清晰的发展，此乃现代化的自相矛盾；其三，现代化之全方位及其自相矛盾乃是理解宗教和现代化关系的关键所在。

第二部分将更为深入地审视宗教与现代化的关系。其出发点即认为现代化过程已展示出宗教发展看似自相矛盾的两种倾向：a)，第一种倾向可称为世俗化，即在现代化过程中宗教的社会作用发生意味深长之变化这一事实。一些理论家甚至预料宗教会完全失去其社会作用，从而逐渐消亡。就此而言，世俗化意指宗教的衰落及其行将终结。b)，第二种倾向则与上述观点截然相对，它可称为宗教之持续存在。此处乃指下述事实，即在许多社会中宗教不仅继续存在，而且间或还出现了意想不到的复兴。

既然宗教的世俗化和其持续存在乃是与现代化携手并进的双重现象，那么我们就面临着一种理论上的窘境，因为我们不得不解释现代化的同一过程为何会导致这两种彼此矛盾的发展。

本文第三部分将展开一些理论思考，以有助于解释现代化过程中宗教经历的不同发展。我将论证现代化和宗教的关系是辩证的，这意指现代化既为宗教的暂时衰落，也为其最终复兴创造了条件。其注意力将主要放在中国文革后不断加强的现代化过程中宗教之发展上。

## 一 现代化的全方位和自相矛盾

我使用现代化这一术语乃是基于一种历史意义（而不同于某种理论概念）。现代化作为历史过程有其相互补充的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指工业革命开始以来欧洲与北美社会之转变，这些社会——我称其为欧美社会——自上世纪初以来已发展为我们所说的现代社会。第二个方面则指这种欧美现代化对于世界进程所产生的历史后果。欧美现代化不仅影响到欧洲和北美各社会，而且几乎在世界各个方面都显示出它所起的作用。欧洲的发展不可能与世界其他地区相隔绝。如果我们探讨欧美现代化，就不能将自己的视野仅仅局限于科技的进步、工业化和商业，而必须考虑其殖民主义及对非欧美社会的经济剥削，因为这同时又是欧洲及北美经济增长的条件和后果。

我们由此可以了解现代化事实上为一种源自欧洲的历史过程，但它又远远超出欧美文化的历史范围。实际上，世界任何地方都已受到这一过程的影响。此乃我称其为现代化之全方

位的原因。正是其全方位才使现代化与历史上出现的其他形式之社会变革区别开来。

进而就中国现代化过程来看，此亦现代化之全方位的一个具体实例。

中国的现代化过程可被概括为中国传统社会向一种新型社会的转变。这一转变意指各个领域 的变化，如经济、政治、社会和意识形态；简言之，一个以儒家思想为基础的农业经济和君主统治之国度得以转变为一个以共产主义思想为基础的工业经济与共和立宪之国家。

若分析导致这些变化的历史过程，则不难看出它们与欧洲和北美的现代化密切相关。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历史，只有从西方列强对其有过的经济、军事和文化冲击上来考虑才能理解。所有大的事件都直接或间接因西方影响而起。这不仅指上世纪发生的军事对抗，而且也关涉其国内发展，如太平天国运动、推翻清王朝和共产党夺取政权。

就中国共产党1978年正式提出的“四个现代化”政策而言，我们亦可得出同样结论，尽管它乃其内政，却直接受到中国之外、尤其是欧美社会各种发展的影响。总之，中国的现代化首先就意味着按照西方的模式来从事工业和技术发展。

由此可见现代化之全方位的涵义所在。任何社会的现代化过程都不是孤立的，而共属于其世界性过程，它使不同的国家同在一种单一的世界经济和国际政治体系之内相互关联。现代化的特征之一，就是全球相互依存的程度极高。为此，对现代化过程的任何认真分析，都必须考虑到它的这种全方位。

如前所述，现代化过程的另一特征即其存有的自相矛盾。这一事实说明现代化不能被归纳为任何线条清晰的发展。具体而言，如果将现代化简单地等同于进步（指此词的政治意义），那么此乃一种相当幼稚的理解。

诚然，现代化的一个方面确实指进步，如其生产率增长所表明的经济进步、其科学发展所表明的文化进步、其民主立宪所表明的政治进步；但这仅仅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即我们将现代化的某些因素孤立起来时所见到的一面。

不过，问题的另一面仍然存在。例如，欧美社会的经济增长不可能脱离其对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剥削，一些国家如苏联的现代化不只是工业生产的增长，而且也是对其曾经兴盛的农业经济之破坏。对于包括西方在内的世界上许多人而言，现代化不仅仅意味着经济的发展，而且也意味着社会的危机和个人安全的消失。

一般而言，正如社会变化的任何过程，现代化既有着通常被视为肯定的作用，同时亦有着被认为是否定的结果。这两种影响无论从经验还是从理论意义上都不可能相互分开。此乃我称其为现代化之自相矛盾的原因。

不难看出，这一自相矛盾亦与中国现代化的过程相符。中国工业化之开始的确为一种经济进步，但与此同时成千上万的工人亦受到极大剥削。共产党政权的建立确实使群众的物质条件达到改善，但另一方面它却不能避免文化革命之灾难。改革和对外开放的政策的确极大地提高了工农业生产，但同时它也增加了社会的不稳定性。对现代化的双重因素即其全方位和自相矛盾加以较为充分的展示是必要的，因为这些因素经常被现代化的理论家们所忽视。相反，如果没能考虑这些因素，那么我们就不能恰当地理解现代化与宗教之间的复杂关系。此乃本文第二部分的讨论范围。

## 二 现代化与宗教

在若干年前，现代化与宗教关系尚不被认为会引起严肃的理论问题。大多数理论家都同意这二者之间存有某种对立，因为现代化以科学和理性为特征，而宗教则以非理性的信仰为

特征。鉴于这种对立，所以人们得出结论，宗教的社会作用在现代社会中会大大减弱，传统意义上的宗教最终会消亡。

这种观点源自19世纪的进化论，它通常把宗教视为一种对世界的前科学性解释，在社会进化的过程中终于被科学所取代。

世俗化的其他理论则不太激进，它们并不认为宗教在现代世界中会全部消失，而是坚持宗教的作用将缩小到私人领域，这样宗教就会失去其社会意义。

无论是从理论观点还是从经验意义上，世俗化的概念都相当令人信服。很明显，在现代欧美社会中基督教的影响与其19世纪的情形相比已大受局限。没有人会希望宗教对现代科技的发展、对制度政策或经济决策施加重要影响。甚至在个人道德领域内，宗教的作用也是有限的。就此意义而言，现代欧美社会的世俗化已经达到很高程度。

不过，现代化与宗教的关系并非如此简单。与进化论的解释相反，在现代世界中并无清楚明确的世俗化倾向。世俗化实际上只是宗教对现代化作出反应的一种可能形式，而同时也还有方向全然不同的其他形式。为了对之加以描述，我想提出一些众所周知的事实，不过，这些事实在现代化背景中往往被忽略。在此，我仅指出如下三点：

1. 第一点关涉欧美范围内的现代化与世俗化问题。尽管从某种观点出发我们可以将高度世俗化视为大多数欧美社会的特征，但从另一种观点来看它们又仍然具有相当的宗教性。甚至如美国那样最为发达的社会，占其人口很大比重的人们也都认为自己是信奉宗教的，而且毫无迹象可以表明这种状况在短期内会发生变化。

无论如何，宗教在英美这类国家的社会生活中起着比在苏联要远为重要的作用。也就是说，至少在世俗化与现代化之间并无直接的关系，因为根据所有可用参数来比较，美英要比社会主义国家更为现代化，却并未达到其世俗化的程度。

2. 第二点关涉现代化的全方位和宗教在这一背景中所起的作用。如前所述，非欧美世界现代化的过程无论是过去还是现今都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欧美的现代化。在世界各地，现代化都是因与欧美文化接触才发生的，而这种接触通常采取了与之对抗的形式。

从一开始，宗教就在这种世界范围的文化接触中起着主要作用。凡是欧洲商人或殖民主义者所到之处，基督教传教士即使不是率先而至，至少也是接踵而来。由此可见，大多数非欧美社会与西方世界的接触不仅仅是与先进的科技接触，而且在同样程度上也接触到基督教。这样，我们称之为现代化的社会与文化转变也必然有着一种宗教的尺度。在面对西方文化和西方基督教时，非欧美社会必须以某种方式作出反应。

3. 值得注意的第三点是世界许多地方出现的宗教复兴现象。此处“宗教复兴”乃一般而言，指增强宗教社会意义的任何发展。目前，在现代世界中宗教复兴最有名的例子当然是美国新教基要主义和穆斯林世界中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复兴。其他例子还有日本的新宗教和北美及欧洲的新兴宗教运动。无疑，几乎从世界的任何地方都不难找出宗教复兴的例子。

不必详述，这里所谈已足以说明，现代化和宗教的关系并不能简单地归结为世俗化。世俗化只是这种复杂关系中的一种因素，我们同时仍可注意到宗教社会意义的继续存在。总之，对现代世界宗教发展的分析，亦看不出其明显确定的倾向性。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只能以“自相矛盾”来表示现代化与宗教关系之特征，就如整个现代化的过程亦以某种自相矛盾为标志。

至于中国的情况，乃是现代化与宗教之复杂关系的一个极好实例，它一方面表现为世俗化，另一方面则又有宗教的复兴。中国的世俗化在一定意义上是比其现代化更为古老的现

象。众所周知，学者们对究竟应把儒家思想看作宗教还是仅仅看作一种世俗哲学迄今仍未取得一致。不管怎样，许多儒家知识分子乃是不可知论者，甚至对佛教和民间道教等宗教持有公开批判的态度。就此而论，中国知识分子的生活并不需要世俗化，因为它早已具有世俗的色彩。

另一方面，当上世纪中叶中国现代化过程开始时，大多数中国人确实都信奉某种宗教——或是佛教与道教，或是自明朝以来形成发展的某种民间宗教派别。

难以确定，这些宗教在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已失去其社会影响。诚然，许多庙宇和寺院在共和国时期曾被改为学校或军营，但这类事情在中国历史的更早期亦曾发生过，由此并不能说明人们的宗教信仰情况。与之相反，不少迹象给我们这种感觉，即中国社会在20世纪上半叶所表现的宗教性与18世纪相比毫不逊色。除了国家崇拜随着清王朝的倒台而被废除之外，并无任何其他世俗化的明显印迹。

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事情的发展差异颇大。无需赘述，我们肯定会注意到宗教的社会意义在过去40年中已大为减弱，马克思主义则随之作为对世界的一种科学解释而为人所接受，宗教在群众中相应失去其影响。中国在这一意义上乃经历了一种世俗化的过程。

但这也只是事情的一面。正如大多数现代化社会一样，中国的世俗化乃为不可否认的事实；然而，众所周知，文化革命后亦出现不同方向的发展，即对宗教的兴趣正不断增强。由于文革期间宗教活动已全然消失，所以这一新的发展可视为一种“宗教复兴”，尽管受其影响者所占全国人口的比重极小。

下述事实对我们的论题至关重要，这一宗教复兴——无论它多么微不足道——乃是在经济改革政策得以实施之后出现的，而此时现代化的速度已明显加快。我们藉此可进而证实，现代化与宗教的关系含糊不定；现代化或许能引起世俗化，但也可能导致宗教复兴。

### 三 一些理论思考

本文最后部分将陈述我的一些理论思考，希望据此能有助于解释现代化过程中宗教发展的相悖倾向。我们可将这一理论问题简化为两个部分：

1. 现代化过程中宗教究竟在哪一方面失去了其社会意义？我称此为宗教衰落的问题。
2. 现代化过程中宗教究竟在哪一方面保持甚至增大了其社会意义？我称此为宗教持续存在的问题。

关于宗教衰落的问题在此已不需多谈，因为在过去200年中对之已有广泛讨论。我只想指出一个特别方面，即宗教与科学的关系。

科学与宗教常被视为对立面。由于自然科学的发展乃为现代化的特点之一，所以宗教看来必然会相应失去其社会意义。简言之，一个社会中科学的进步越大，宗教的衰落也就越大。这一假设看似非常有说服力，然而如我们所见，它在经验意义上显然是错的。

经验事实令我们得出结论，科学与宗教并非对立面的相互排斥，而是可以某种方式来相互调和。之所以可能，乃因科学与宗教的基本功能不同，科学对物质世界提出了一种解释，宗教则无此解释。

在大多数宗教传统中确实有某些看法不仅关涉灵性世界而且也关涉物质世界。但同样确实，这些关于物质世界的看法往往多少与有关宗教保持其传统生存之社会所普遍接受的世界观相等同。一旦现代化过程中对物质世界的科学解释获得突破，就会出现这一新的科学世界观与传统世界观的冲突。但这并不等同于科学与宗教的冲突。

不过，现代化过程中科学进步对宗教亦有着重要影响。宗教必须从其传统世界观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以适应有关物质世界的新的科学观念。这一过程或许困难，但若成功，宗教与科学的对立就会消除。

按此推论，我们则可察觉，包括科学进步在内的现代化过程往往会导致传统宗教的危机，因为这些宗教代表着对于物质世界的前科学观念。然而，这种危机可能只是暂时的。我们观察到许多宗教已成功地适应了自然科学的发展而并未失去多少宗教内容，如基督教和佛教。这样，宗教与科学的张势可被克服。

现代化与宗教的关系因而具有辩证特色。宗教与现代化之间存有对立，它引起了宗教的某种衰落。但这种衰落并不必然导致宗教的全然消失，因为宗教也可以适应现代世界。宗教最终亦能获得新的社会意义，因为现代化本身会产生社会和个人问题，这就增长了对宗教的需求。

由此推及最后一点，即宗教持续存在的问题。从经验意义上来看，现代化可能产生世俗化，同时亦会带来宗教复兴。这看似矛盾，而如我所论却是一种辩证关系。在此重复一遍我的看法：“现代化本身产生的问题会增长对宗教的需求”。

限于时间，不便系统解释这一看法，我想仅就文革后中国的“宗教小复兴”加以历史评说，以此阐明我的论证。

对宗教重新感到兴趣和宗教活动的增加乃是一种历史形势下发生的，它以文革的结束和改革政策这两大事件为标志。二者意味着在许多领域已出现相当大的变化，尤其是在意识形态（如消除左倾）和在经济与社会结构上。中国此时实行对外开放，与西方文化相遇。这一切变化都是现代化过程的组成部分。

如果我的分析正确，那么这些变化已造成了个人和社会的压力，它使一些人转向宗教。这种压力之一便是在思想意识上有不安全感，它乃文革灾难的后果。另外还有社会变动不居所造成的心理影响，它引起一种孤立和孤独感。一些人在急剧变化的外在环境中也很难找到自己的方向。

这些仅是现代化过程可能产生的某些心理和社会压力。现代化本身导致新的需求，对此会有几种可能反应，宗教便是其中之一。宗教乃是减轻现代化带来压力的一种可能方式。

相同分析亦适用于现代化的全方位，它展示了一种极为相似的结构。世界范围的现代化过程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压力。一些社会对这种压力的反应便是转向宗教，许多穆斯林社会即如此。鉴于现代化本身已产生出导致宗教复兴的条件，我们的必然结论是，现代化与宗教并不是对立的。（卓新平译）